

河滩独步

○喻雪金

一天,阳光一如既往的明媚,我多日的忙碌与疲惫终于缓缓落下帷幕,整个人放松下来。午饭后,我决定去河滩上走走,却意外的找到了一些独特的意境和感情体验。

在和平渡口拾级而下,几分钟就踏入了河滩。连着几个月的干旱,原本深邃的水面变得狭窄,如一条细长的银带,在河床中央缓缓流淌。浅滩处几个零星的水洼也在不经意间消失了,泥土在阳光下裂开一道道缝隙,枯枝败叶散落其中。眼前的河滩像一幅抽象的画,裂缝与碎石交织成复杂的图案。

河滩裸露的砂石上,散落着一片片苍白的螺蛳壳和蚌的壳,它们在阳光下泛着微光,像被时间遗失的纽扣,扣不住流逝的河水,只能无声地诉说着往昔水流丰盈、生命繁荣的故事。行走间,不时能看到鱼的骸骨,这些曾经在水中自由游弋的生灵,如今只剩下白色骨架,白骨嶙峋,是对水源无尽渴求的永恒定格。

走在这河滩上,耳边没有了水流的潺潺声,只有呼呼的风声。有尘土在空中随风起舞,又悄然落下。几根枯木斜插在泥沙中,树皮剥落,露出灰白的木质,枝干扭曲着,如泣

如诉,我仿佛看到了生命最后的挣扎与不甘。

让人惊奇的是在离枯木不远的地方,居然有着星星点点的绿在摇曳,那是几株绿草,绿草并不高大,也不繁茂,它们稀疏地点缀在干裂的河床上。我走近拿出手机识别,是皱叶酸模,它的叶子边缘微微泛黄,但整体看来依旧洋溢着勃勃生机,翠绿鲜亮。它们与枯木形成鲜明的对比,好像是在告诉人们:即使是在最荒凉的地方,生命也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踏过那片干裂的泥土,所见的是很多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石头。它们或圆润光滑,或棱角分明,这让喜欢收集的我有了一份期待,渴望着遇见到能与心灵产生共鸣的心仪之石。我弯下腰,细致地搜寻着。终于,一抹温润的暗红色映入眼帘,那是一块弯月形的石头,它安静地躺在一堆灰白的卵石之间,宛如一位沉睡的美人,珠圆玉润,恬静典雅。我激动地蹲下身,小心翼翼捡起这块石头,快步走到河边洗干净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它散发出柔和的光芒,让人爱不释手。

这块石头,被无数流水轻轻抚摸过,曲线柔和优雅。我放在手心轻轻摩挲着,这一刻,我与这块石头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联系,它不仅是自然之美的见证,更让我深刻体会到,真正的诗意并不总是藏匿于高山流水之间,更多时候,它静静地躺在那些不起眼的地方,以最平凡、最质朴的面貌,等待有心人去发现,去珍惜。

继续前行,我的脚步轻快了许多,不觉间已行至蛇山脚下的沙滩。一片村庄遗址呈现在我的眼前,它曾深埋于水下,随着水面的退缩,这片被水淹没了无数个日夜的村庄遗址终于重见天日,如同古老传说中的秘境重现人间。

在富水水库碧波荡漾之前,这片土地上曾是星罗棋布的村庄,眼前的是张庄的遗址。听当地人讲,很多年前,几十户张姓人家聚居在蛇山脚下,因土地肥沃,这里曾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,秋天田野里稻浪翻滚,山坡上果实累累。而今目之所及皆是荒凉,碎砖瓦砾散落一地,些许陶片夹杂其中。我注意到了一些只余半尺左右高度的青砖围墙。这些墙,以一块块排列有序、质地坚硬的青砖砌成,其间灌注的斗浆已不复存在,留下的一些碎砖瓦和泥沙,但我仍能从中窥见这里往昔的繁荣和先人的智慧,这让我对那个已逝的村落充满了遐想。

一道石门槛吸引了我的目光,它的旁边是几截断了的石门帘。从门帘雕刻的图案看,这里应该是宗祠的遗址。石门帘上的雕刻虽已斑驳,但那些关于图腾、神话的刻画依然清晰可见。石门帘与门枕石历经水的浸泡和风雨的侵蚀,仍坚固如初,紧密相连,稳稳的伫立着。闭上眼,我仿佛能听到先人匆匆的脚步声,感受到他们肩上的重担与心中的期盼。

离开村庄遗址,转过一道弯,眼前的却是另一番景象。一块块大小不一的菜地分布在滩涂上面,地里的快菜、大白菜、萝卜等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。菜地边上是用石头垒成的简易的地埂,可见种菜人的用心——环境再恶劣,村人依然坚持播种,用汗水浇灌希望。走出这片河滩,我的心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感动。我知道,生命的种子一直都在,生生不息,坚韧顽强。

山水间

○吕佳忠

“五一”假期,怀着对山水的向往,我与妻子决定奔赴九宫山。恰逢免票时节,既能亲睹胜景,又可感受这座名山的文化底蕴——虽在咸宁生活二十余载,却始终在文字与影像中遥望它的轮廓,此番终得赴一场期待已久的零距离之约。

汽车驶向大山的深处,眼前崇山峻岭,高耸入云,车窗外满眼的绿植郁郁葱葱,盘山公路蜿蜒如带,随着海拔攀升,看到山腰环行的车辆,让人有些心惊胆战。不知不觉间,已抵达云中湖畔的酒店,彼时晨光正好,不过上午十点。

午后乘缆车入石龙峡,空中轿厢自山巅俯冲而下时,心惊之余更见山河瑰丽。峡谷纵深,步道沿溪成一条曲线,流水潺潺,飞瀑如练悬挂危岩,百年古树遮天蔽日,怪石大小形状奇异与溪流相伴。

峡谷绿植茂盛,风景幽静秀美。有很多从武汉来的游客,还有很多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游玩,而孩子们喜欢在清澈的溪流中戏水。沿着步道走到最里面,一条自然景观的大瀑布声势浩大,银练从山腰直坠潭池,自上而下,瀑布上方直冲云霄见山顶,可谓是峡谷里镇景之宝。游客们纷纷驻足打卡,用手机拍摄与瀑布的合影。

云中湖别有情致,水杉列阵湖畔,山风掠过,万千叶片沙沙轻语。此时,春夏之交如秋的气爽,夕阳照在湖面交相辉映,不远处铜鼓包的风车屹立在山峰,缓缓转动如锦上添花。海拔1200米的湖泊犹如天池,亭台楼阁,古塔矗立,夕阳斜照,秀美灵动。夜幕降临,华灯璀璨,环湖步道游人络绎不绝,湖光山色在灯火中愈显柔情。

在云中湖畔不远处的美食街,餐桌上的香味混着山风扑面而来,这里可以品尝到当地及九宫山的特色菜肴与小吃。

次日,我们来到了海拔约1583多米的铜鼓包,这里是九宫山最高山峰,是绝佳观景点。极目远眺,浩瀚无边,气势巍峨,连绵起伏的山脉云雾缭绕,宛如仙境。站在山顶向下俯瞰,山高陡峭,岩石嶙峋,仿佛是大自然雕刻出的杰作。站在此处有一种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诗境。

这里有一种景色美中一绝,它的美让人感动,就是悬崖峭壁上的映山红,几簇映山红热烈绽放,嫣红刺破青灰,在岩石缝隙中书写生命的奇迹与美丽,让人见之感慨而喜悦。一簇簇艳丽多姿的映山红点缀在青山翠绿的环抱中,盛开在高拔险峻,万丈悬崖上,远远望去,风景独好绝美,夺人眼球。

在铜鼓包目睹一幕更动人的风景:当我在山峰观景台俯瞰山下,护栏下的丛林中突然一阵晃动,原来是一位景区的环卫工作人员,他在捡拾矿泉水瓶、包装盒、废弃的塑料袋。下面如万丈深渊,山峰下一眼见底的陡峭。我不由地有些担心,在安全护栏上盯着他,嘴里说着师傅您小心,注意安全。只见他身体灵敏,镇定自如,似乎并不惧怕胆怯,看上去有惊无险。

文明不是标语,而是有人用安危守护的洁净,是每个游客手中不乱丢的垃圾——这才是景区最动人的颜色,最美的风景。

远离城市的嘈杂与喧嚣,让身心在山水间亲近大自然,没有忙碌时的纷纷扰扰,放下平日里循序有规的节奏,给自己按一下“暂停键”,在云雾缭绕的山顶,在高山上湖泊,在峡谷的溪水与清风之中,在层峦叠翠,奇峰怪石的深山老林,宁静幽深,绿意盎然,山间溪水中开怀释放,让人心境开阔,唯有纯净与清欢,甚好。

一次短暂的旅行,让身心在山水间舒展,在大自然的宁静与奇妙中,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,感受不一样的天地之美。一山一水皆是景,一景一物皆是情。在闲暇之余调节身心,舒缓疲惫,养精悦神,重振旗鼓,热爱生活,品味生活,享受生活,奋进人生。



碧水映蓝天

张仰强 摄

春风里的生态长卷

○敖琼

又到每月一次的例行巡河日,此次行程是从桂花镇方包桥到明星村,属淦河上游,乡野间原生态的宁静之美在这里徐徐展开。

方包桥畔,一湾碧绿的河水似一条绿色绸带,静静的铺展在广袤的田野间,灵动的波纹恰似大地跃动的音符。顺流而下,两岸绿意盎然,桂树枝繁叶茂,处处迸发着春日的蓬勃生机,让人心旷神怡,身心沉静。

缓步前行,一路风光更迭。新犁过的田野翻起湿润的泥土,大片的桂树林与各类杂木交织错落分布,不知谁家栽植的枇杷,累累青果挂在枝头,让人忍不住遐想他们成熟时的甜蜜。荒野间,不时可见一两只老牛,在岸边悠然自得的低头吃草,时光似乎在此刻放慢了脚步。

行进到白沙桥段,烟火气息渐浓,河岸对

面远山如黛,与河边错落有致的民房一齐倒映水中,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。偶尔见两三只鸭子在水面浮游嬉戏,忽又偶见一农妇在河边浣洗,为这幅静默的画面增添一丝动感。如果稍微留意,就发现路边的杂草,多半是我记忆中的“老相识”,它们曾经过我儿时的镰刀、装进过我的竹篮,最后我家栏猪的美食……还有偶遇的艾蒿、野蒜,更勾起我对童年乡间生活的无限回忆。

虽置身如画的美景,我们却没有忘记巡河的使命。在欣赏淦河两岸美景的同时,也时刻在观察河水水质水体和周边环境。让人欣慰的是,步行一个多小时,连一个塑料袋都没有看到,只发现了一处界桩断裂和一处岸坡坍塌。巡河的同志们大多已连续四年步巡淦河,他们一路见证淦河水质愈发清澈,两岸植被愈

发繁茂,社会各界和沿河居民的保护意识也不断提升。饱览淦河沿线原生态的风光,大家纷纷感叹:如今乡间的生态环境,真是保护得越来越好!

眼前的这春和景明人水和谐的景象,不正是我心向往之的理想乡村生活吗?淦河,这条咸宁人民的母亲河,时而舒展宽阔、时而蜿蜒狭长,寂静无声地滋养着两岸的万物生灵,见证着无数岁月的变迁,让人们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、安居乐业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咸宁,因淦河而兴,也因淦河而美。守护好淦河,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。而每一次步巡淦河,都是对淦河深情的守护。我们将始终坚定地走在保护淦河的路上,风雨无阻,用实际行动诠释对淦河的热爱与担当!

摘尽枇杷一树金

○钱续坤

与璀璨缤纷的春天相比,神奇的大自然将酷夏装扮得生机盎然,彰显得绿意盎然,其绵延不绝的壮景,仿佛一幅大写意的泼墨山水,给予视觉以强烈的冲击力;然而我为之欢欣的,却是几点并不显眼的金黄,以及对金黄垂涎欲滴的两只鸟雀。——这是画魂,这是诗眼,这是夏天最具艺术通感的部分!

那金黄,其实就是高挂枝头的枇杷。尽管枇杷成熟时只有玻璃球大小,而在乡村,在所有孩子的眼中,那无疑是一颗颗耀眼的珍珠,是一枚枚营养的蛋黄。为此,顽皮的孩童会迫不及待地爬树上,摘下一串串,囫囵吞枣地吃上一顿;即使不会爬树的,也会自己搬个凳子,在竹竿上绑把镰刀,然后朝着枝头随便一拽,也能轻而易举地采到。母亲出于安全的考虑,从来不允许我们上树,不过嘴里经常这样念叨:“夏月枇杷黄似桔,年年新果第一批。”言下之意,进入夏日,有的是机会大快朵颐。的确,红的樱桃、青的枣子、绿的西瓜,一个紧跟一个粉墨登场,足以让我们小小的肚皮撑得滚圆滚圆;可对我而言,留下深刻印象的,依然还是被誉为“果中之王”的枇杷。

我家院中的枇杷树,是我10岁那年亲手栽下的。当时家中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,省吃

俭用的父母,不仅将原来的老房子推倒重盖,而且圈了一个很大的院子。母亲先在四周种了些野生的花草,印象中有着蔷薇、牵牛、栀子之类,后来觉得院里还是空落落的,父亲便提议去买些果木回来栽种,说既可以美化庭院,以后还可以给孩子们解馋。于是,忙前忙后的我与母亲一起,在院子的四角各栽了一棵枇杷、桃树、梨树、柿树,中间还架了一藤葡萄。

由于枇杷是最早结果的,我们兄弟三人从春天开始,就望眼欲穿地打量枇杷树了。枇杷树和广玉兰非常相似,远远望去就像一把撑开的雨伞;但是枇杷的奇异之处在于,它秋天养分,冬季开花,春来结子,夏初成熟,故被人称之为“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”。枇杷的花好像特别害羞,其形似白非白,又似绿非绿,虽是一丛一丛的,可实在是太小了,藏在宽阔的绿叶间,不留心细看,谁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;也不知道什么时候,花儿消失了踪影,树上留下了青色的小果子,不过此时依然是不显山露水,不好出风头。转眼之间,百花凋零,蝉鸣渐起,你再冷不防地举目一望,那金灿灿、黄澄澄的枇杷,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挂满枝头,它们一簇簇地衬着绿叶,一球球地相抱相拥,是那样的耀眼,那样的高贵,俨然成了夏日一道最亮丽

的风景。无怪乎文人墨客别出心裁地给枇杷冠以“金丸”的美名,并留有“树繁碧玉叶,柯迭黄金丸”的生花妙笔,留有“居僧记取南风后,留个金丸待我尝”的佳构妙制。

母亲说,枇杷的别名甚多。后来众览群书,我还得知古人有称枇杷为“卢桔”的。宋代苏东坡有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桔杨梅次第新”的诗句;唐代宋之问也有诗云:“冬花采卢桔,夏果摘杨梅。”近代艺术家吴昌硕在一首题画诗中也曾这样称呼:“五月天热换葛衣,家家卢桔黄且肥。鸟疑金弹不敢啄,忍饥向东林间飞。”有趣的是,古人还称枇杷为“琵琶”。北宋寇宗所著《本草演义》中说,是由于“其叶,形如琵琶,故名”。古时有位书生不知内情,一次收到朋友送来的一篮枇杷,见礼帖上写有“琵琶”两字,误以为白字,自觉好笑,于是回赠一诗给予讥讽:“枇杷不是那琵琶,只因当年识字差,若使琵琶能结果,满城丝管尽开花。”结果讥人反被人讥,一直传为笑柄。

而我现在是不愿躲在六楼的书房里暗笑的,因为母亲刚刚来了电话,她希望我明天就能回去尝鲜呢!终于,我又可以像宋代诗人戴复古那样——“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”了……



游金桂湖

○廖清华

碧绿金桂湖,静湖万亩清。
众亲同舟来,更看山水亲。
湖岛掩湖岛,数转入湖深。
唯闻幽鸟声,停烧向密林。

大幕山上的樱花

○陈俊奇

远观,朦胧胧胧,缥缥缈缈,如梦如幻。
或如云霞之蒸蔚,或如霓裳之舞风。
或如纱幔之波荡,或如丹青之泼洒。

近看,花团锦簇,色彩斑斓。
有纯白如雪的,有粉红如少女嫩颊的,
有红艳似火的。

是什么神奇的力量?
是什么精神的指引?
让你在一座海拔950米高的
大幕山山腰的竹海波涛之上

开出万亩樱花的海洋壮观。
开出惊心动魄勾魂摄魄的鲜艳和美丽。
开出四面八方万千游客的顶礼膜拜。

哦,这里曾是
红色革命根据地。
无数先烈前赴后继,投身革命。
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战斗的凯歌。

哦,大幕山上的樱花。
是先烈生命的转化。
滴汗成林,滴血成花。

哦,大幕山上的樱花。
是革命走向胜利的象征。
那一树树樱花就像一面面胜利的旗帜。
飘扬着游客的向往和敬仰。

世界的雨

○刘新明

不知道从哪里来,
也无法决定到哪里去。
在这个无法选择的世界。

雨,在满世界寻找雨,
认识了山川,拥抱过大海。
跟风一起跑步,贴着土壤巡游。

雨和雨相遇,雨和雨分别。
满世界的雨居无定所。
满世界的雨自由自在。

母亲的针脚簿

○陈鸿章

她把三月的风捻成线头,
缝进我磨破的膝盖。
樱花簇簇落在顶针上,
春天就钉牢在补丁里。

晨光在她指节处结出老茧时,
我正往橡皮擦上刻蚂蚁兵团。
她用腌菜坛腾出的玻璃罐,
接住我试卷里跌落的红叉。

如今藤椅陷进黄昏里,
她成了本掉页的农历。
折角的页码间,
挤满腾坏的梅雨天。

每次拉杆箱滚过门坎,
她就摸出老花镜。
把塞爆的衣裳一件件称重,
仿佛能测出我漂泊的斤两。

八十一道年轮学会反刍,
数月亮缺了几牙。
我衣角的线头突然疯长,
缠住她漏风的牙床。

总梦见她脚够煤油灯罩,
火苗在玻璃里打颤儿。
光晕漫过我三十年的车票,
却照不亮她转身。

抹在围裙上的那滴水,
咸涩的水光。

忆同窗

○胡祖伟

五朝同窗今渐消,莫辞更坐曲道遥。
来日潇潇不惑见,遥闻仁友佛迹香。
岂敢青灯为沙砾,求得君心似若般。
回首西楼残垣破,何辞白发搅月弦?